

宋初晚唐体诗歌梅、鹤意象解读

邬志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文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87)

摘 要: 晚唐体诗人以其诗歌创造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梅、鹤意象。鹤意象突出鹤的闲适、从容、清瘦、孤傲, 呈现闲适高逸的世外情怀; 梅意象则突出梅的清香、幽峭、冷艳、疏瘦, 表现出清峭的品性与格调。晚唐体诗人以僧人与隐士为主体, 他们主动疏离社会权力中心, 以僧、隐的生活方式表现对世俗价值的否定, 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独立的自我人格的完善, 梅、鹤等花木禽鸟意象成为他们闲逸心性、生活情趣和人格意识的外化。

关键词: 晚唐体; 梅; 鹤; 意象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10)10-0082-05

—

意象本身具有历代沿袭的特征, 中国诗人惯用一些相同的意象来构成诗歌, 从而使得这些意象在历史使用过程中积淀出丰厚的内蕴。梅、鹤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 梅花在宋代被推至大众视野最前端, 宋代诗词中梅意象成为花木第一意象。对诗词中的梅花意象进行考究可以发现, 宋初晚唐体诗歌中梅意象的审美意趣深刻影响了宋代咏梅之作的意趣, 使梅意象成为宋代极具典型意义的意象。对 1307 首晚唐体诗歌作统计, 可以发现鹤意象共出现 93 次, 高居晚唐体诗歌中虫鱼鸟兽类意象之首位。晚唐体诗人林逋即有“梅妻鹤子”之称。可以说, 晚唐体诗人以其诗歌创造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词中梅、鹤意象,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宋代独具特色的诗歌意象。下文即对出现在晚唐体诗歌中的梅、鹤意象进行具体解读, 以探究其审美内涵。

宋初诗坛与白体、西昆体并称的晚唐体, 是宋代诗歌流派中重要的一支。其诗派成员可分为三组。一是出世的诗僧, 即九僧,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记载其姓名和里籍, “所谓九诗僧者: 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

也”^[1]。一是隐逸的文人, 有林逋、魏野。林逋隐居于西湖孤山, 《宋史》称他“结庐西湖之孤山, 二十年足不及城市”^[2], 最后以布衣终身。魏野是真宗朝一著名的隐士, “志清逸, 以吟咏自娱, 忘怀荣利, 隐于陕之东郊”^[3], 大中祥符三年(1010)真宗祭祀汾阴之时曾遣陕令王希招之, 但他辞疾不至, 一生不仕。一是宦海中沉浮的士人寇准、潘阆、赵湘。潘阆早年卖药京师, 一生漂泊, 曾“在舒州潜山寺为行者”^[4]。寇准虽然官至宰相, 但他的诗歌展现的却是一个山林世界, 从《全宋诗》所录寇准诗来看, 他存诗 281 首, 只有 19 首应制诗, 还不足其诗总数的 7%, 其余的诗大都是山水诗。这与他的经历有关, 他一生多次迁谪, 返于山林驿站, 漂泊于各州郡。晚唐体诗歌流派的主体成员是僧人与隐士。他们远离世俗的生活和荣利纷争, 向往山林隐逸的清静与自由。僧人与隐士以其自身的生活否定现实的价值体系, 将视角投向内心世界, 投向生命本身。他们关注的是心性的自由, 自我人格的完善。游山玩水, 乐书悦琴, 吟诗下棋, 饮酒品茗, 说禅论道, 将尘外之趣与闲逸之情发展到极致, 同时也将自我的人格独立与完善放在首位, 安贫乐道, 不趋时附俗, 不为名利所缚, 不为功利所扰。这种闲逸心性与独立人格必然会在诗歌中得到反映, 在诗歌意象的选择与构成中表现出来。鹤、梅意象最为典型即为他们心性与人格的集中体现。

收稿日期: 2010-07-21

作者简介: 邬志伟(1982-)女, 湖南娄底人,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师, 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

鹤意象是晚唐体诗人最钟爱的意象,在一千三百余首作品中的出现高达 93 处。鹤,据《辞海》所解释,是一种大型涉禽,本义为鹤科各种鸟类的通称。因其洁白的外表和优美的姿态,很早就进入了文学作品和描写之中。早在《诗经》中就有《鹤鸣》一诗:“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以鹤来比喻隐居的贤人,从这里开始,鹤就与隐士有了不解之缘,成为后世隐者最亲近的朋友,同时鹤鸣也用来指个人才志的表现。《楚辞》中以鹤来喻指贤人和君子,《七谏》中《怨世》一诗写道:“皋鹄既以成群兮,玄鹤弭翼而屏移。”王逸注曰“言贪狼之人,并进成群;廉洁之士,敛节而退也”^[5],除此之外,《楚辞》中还有《九叹·忧苦》《九叹·远游》《九思·悼乱》等篇章无不以鹤作为君子的象征。鹤除了作为隐士贤者的象征,有清洁闲雅的一面之外,还是道家道教所钟爱的仙禽,是道家长寿的象征,也是仙人所骑之坐骑,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抱朴子》中有多次关于鹤长寿的记载,“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6 46],“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6 47],在道家的典籍中鹤是仙物,《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有记载,每当有人得道飞仙之时,总会出现仙鹤来降,异香满野。

鹤在历史上积聚了深厚的意义,诗人们也屡屡将鹤写入诗作中。鹤意象在唐代以前即已发展出多重意义,在游仙诗中,“仙鹤”意象是采药游玄飞仙的象征,“独驭千年鹤,来寻五色丸”(刘删《采药游名山诗》);在咏怀诗中,“鸣鹤”是诗人理想高远、志行高洁的象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鸛鷀游,连翩戏中庭”(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鹤舞”也是诗人们笔下多见的意象,成为诗人们清志雅趣的体现,这源于《史记》《史记》中记载师旷鼓琴“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7]。此外,《乐府诗集》中有汉代《别鹤操》一诗:“将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揽衣不寐兮食忘餐。”诗序有云:“别鹤操者,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将欲为改娶。妻闻之。中夜惊起。倚户悲啸。牧子闻之。援琴鼓之云云。痛恩爱之永离。因弹别鹤以抒情。故曰别鹤操。后仍为夫妇。”^[8]后世亦有以咏双鹤失伴而飞的意象来抒发恩爱永离的伤感。“鸣鹤”、“仙鹤”、“鹤舞”、“双鹤”、“别鹤”这些意象传统在唐代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晚唐山林隐逸诗中,鹤意象一再频繁出现。

鹤意象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却是宋代晚唐体诗中。晚唐体诗中鹤意象的密集度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诗,贾岛是唐

代诗人中鹤意象出现最多的一位诗人,他 404 首诗中,写到鹤意象的诗有 22 首,占其诗作的 5.4%,而魏野诗作 348 首,鹤意象诗有 32 首,占其诗作的 9.1%,几近贾岛的两倍。晚唐体诗中,专题咏鹤的诗即有 8 首,林逋有《荣家鹤》《鸣皋》,魏野有《悼鹤》《和人见咏新鹤》《又次前韵兼乞鹤》等。晚唐体诗人对鹤的喜爱超出了以往所有诗人,在他们的心中,鹤不但是朋友,更是自己的儿女,魏野有诗“成家书满屋,添口鹤生孙”(《闲居书事》)“精细处方因疗鹤”(《寄赠华山致仕韩见素》),足见他对鹤的珍爱。他多次向人乞鹤、买鹤,朋友间也多以鹤相赠。宇昭在《赠魏野》一诗中说“买鹤到家迟”,魏野诗集中有 4 首谢人惠鹤的诗。林逋被称为“梅妻鹤子”,《梦溪笔谈》记载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尝以鹤飞为验也。”^[9]林逋亦将自己所居之处称为“林中放鹤天”。可见鹤在这些隐逸诗人们心中的地位。

晚唐体诗中鹤意象与前代诗人不同的是,他们突出的是鹤闲适、从容、清瘦、孤傲的一面,这些关于鹤的特点、品性正是一个隐士所拥有的,可以说晚唐体诗人们所塑造的“闲鹤”,实质就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双鹤”、“仙鹤”意象在他们的诗中不再出现。西晋周处在其《风土记》中记载:“鹤性警,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声,即高鸣相警,移徙所宿处,虑有害也。”而在晚唐体诗中的鹤却是那样安详、悠闲、从容。试看:

独鹤窥朝讲,邻僧听夜琴。(惠崇《赠文兆》)

瘦鹤独随行药后,高僧相对试茶间。

(林逋《林间石》)

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林逋《小隐自题》)

野鹤渐无惊弋意,对人孤立水烟平。

(寇准《江上晚行》)

野鹤听调瑟,沙鸥看濯缨。

(魏野《寄赠长安宋灏逸人十韵》)

这里的鹤是瘦鹤、闲鹤、野鹤,它们跟诗人平和而安祥地相处,它们窥朝讲、听调瑟、跟随诗人行药,所作所为是那么高雅闲适,生活是那么的惬意,“独鹤”、“独随”、“孤立”等词语可见它们似乎也喜欢孤芳自赏。这里的鹤不再是自然的鹤而是诗人心中的鹤,诗人借鹤来歌咏心中一种理想的人格和生活,鹤是他们生活情趣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他们人格精神的体现。魏野《和人见咏新鹤》“不竞巢栖争饮啄,也应难免众禽非”,写鹤的不同流俗,更反映了作者的清高以及内心深处潜藏的那种孤独与忧惧。林逋养鹤名“鸣皋”,取自《诗经》中的“鹤鸣九皋”,但他《鸣皋》一诗中“一唳便惊寥泺破,亦无闲意到青云”,既是写

鹤也是诗人自况,虽有冲天之力,亦无意于青云之途,只求得心内的自适,体认生命与自由的价值。

种莎池馆久淹留,品格堪怜绝比俦。春静棋边窥野客,雨寒廊底梦沧洲。

清形已入仙经说,冷格曾为古画偷。数啄稻粱无事外,报言鸡雀懒回头。(林逋《荣家鹤》)

在这首诗中林逋以这高逸的鹤子为荣家之资。这首诗不但写出了鹤的生活习性,并且赋予了鹤一种清高孤傲的隐士的品格。诗中首联写出鹤出没停留于种莎的水池边,称赞其品格无与相比,不和别的禽类同流。颌联用拟人的手法写鹤的闲散、高雅的生活情趣,“棋边窥野客”、“廊底梦沧洲”与其说这是写鹤的生活情态,不如说这是林逋这位隐士的生活情趣,在他眼里鹤也是和自己一样是一位清高的隐士,过着清闲、雅致的生活。颈联写鹤的“清形”、“冷格”,鹤的清形、冷格是古代的画家所乐于描绘的对象,是道教的仙物。一个“偷”字是着意之笔,不写古画表现出了鹤的冷格,而写鹤的“冷格”为古画所“偷”,似乎鹤天生就具有一种“冷格”。最后一联“报言鸡雀懒回头”更进一层写出了鹤的清高、孤傲与不合流俗。这是林逋“清形”、“冷格”的一种外化,对外物的投射,正是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10]。诗人所写的鹤意象是诗人清高孤傲的品性的流露。

晚唐体诗人们闲逸心性 with 释道二家的影响有关,亦与宋初三教融合的趋势有关。宋初以柳开、田锡、赵湘为代表的儒学在重建“道统”、“文统”之中,把道学由外在的仁义教化归结到心性的修养上,赵湘在《南阳集》中说道“教者本乎道,道本乎性情,性情本乎心”^[11],“传统儒家的道德实践理性变为内省的修身养性,要求在心之本身保持除去情感欲望的静默本体,而不去追求事功方面的实践”^[12]。与此同时以陈抟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进一步提升了内丹说的地位,吸收了老庄思想中自然无为的一面,讲求“默心修炼,静意保持”,这与禅宗之禅亦有相通相融之处。禅宗亦讲求“即心是佛”、“心即真如”,佛性在自己的心中,众生只需明心见性,求自心中即可悟道。可见,宋初的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重视内在心性之修养,重视保持内在心性的静默澄明,这使得宋初思想文化上展现一片闲适平淡情调。

晚唐体诗人思想中杂糅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如林逋、魏野、潘阆等受佛道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赵湘、寇准儒家思想较浓,但亦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九僧本身即是佛门中人,据吉广舆先生考证,其中宇昭、简长、怀古、保暹4人属禅宗,文兆、行肇、希昼属天台宗。从交游来看,晚唐体诗人无不与僧人、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林逋隐居之地紧邻西湖之孤山寺,与孤山寺僧智圆、灵皎等有非常好的关

系,《全宋诗》所录之林逋诗与僧、道交游赠答之诗有53首。所录之魏野与僧道交游诗41首,赵湘26首,寇准12首,潘阆17首,潘阆与道士之来往更为多,当时著名道士如陈抟、冯德之都有密切来往,潘阆卒后,冯德之“遂囊其骨以归吴中,葬于洞霄宫之右”^[13],魏野写诗说“从此华山图籍上,又添潘阆倒骑驴”,把潘阆归入华山图籍道士一流。

从诗作来看,他们在诗中都有佛道思想影响的流露。林逋在诗中即体现了道家追求自然全真、天真之性思想,说“幽人不作山中相,且拥图书卧白云”(《深居杂兴六首》之六)、“掉臂何妨入隐沦,高贤应总贵全真”(《杂兴四首》之四)、“酒渴已醒时味薄,独援诗笔得天真”(《雪三首》之三)他还有诗:“入夜跏趺多待月,移时箕踞为看山。苍生晚片应知静,云动秋根合见闲。瘦鹤独随行药后,高僧相对试茶间。疏篁百本松千尺,莫怪频频此往还。”(《林间石》)跏趺为佛教修禅之坐法,行药乃道教养生之道,可见出佛教、道家对其思想和生活的濡染。魏野受道家影响是比较深的,从他的《寓兴七首》可集中看到他的思想,他在诗中写道“天地无他功,其妙在自然”,很显然是老子的自然论思想,《送太白山人俞太中之商于访道友王知常泊归故山》一诗中写道“水声山色是声色,鹤性云情是性情。四皓云间寻旧友,三清路上指前程。”即是道家思想的流露。寇准的诗句如“世间宠辱皆尝遍,身外声名岂足量。闲读南华真味理,片心惟只许蒙庄”(《南阳夏日》)“遣恨须言命,冥心渐学禅”(《巴东驿秋日晚望》),也可见出其受庄、禅思想影响之处。可以说佛道二家的那种“随缘自适”、“明心见性”、“自然无为”、“默心修炼,静意保持”的思想影响了晚唐体诗人,使得他们的诗作呈现一种闲适高逸的情怀。

三

鹤意象体现诗人的闲逸之性,梅意象则展现了诗人的清高之格。中国诗人的人格意识往往通过花木意象来表达,自古有所谓“岁寒三友”松、竹、梅之说,亦有梅、兰、竹、菊“四君子”之说。中国诗人笔下的梅、兰、竹、菊,“既绵延着诗人们永久不衰的共同爱好,又含有他们代代相传的现成思路与精神原型”^[14],兰的发现得力于屈原,而菊的发现得力自陶渊明,那么梅的发现,不能不说到林和靖。在晚唐体诗歌的花木意象中梅并不是最多的,晚唐体诗人们惯用竹、松、桐等意象来表现生活中的清趣和一种挺立的人格,这可以说是对前人意象的继承与发展。梅意象却是晚唐体诗人贡献于后人的精神原型。从宋代开始诗中梅意象的地位才有显现,跃居花木之首,这滥觞于宋初的林逋。林逋共有8首咏梅诗,居于他的咏物诗之冠,被人

称为孤山八梅。此外,在诗中涉及梅意象的还有 5 处。

梅花作为意象进入诗歌并不从林逋始,前代诗中的梅也并非清疏淡雅、孤标独立的代名词。汉魏六朝时便有大量的以“梅花落”为题的诗,以咏叹梅花凋零而感发征人戍卒春来思乡之情,寄寓着淡淡的怀人之忧伤。如后主陈叔宝、徐陵、江总、吴均等人都有《梅花落》诗,乐府横吹曲辞中还有《梅花落》这一支曲子,关注的是梅花花期之短,容易凋零。综观从汉魏到唐的有关梅花意象之诗,往往将梅与柳、桃、杏等并提,并没有赋予梅花独特的品格。如鲍照在《中兴歌》中写道:“梅花一时艳,竹叶千年色。愿君松柏心,采照无穷极。”将梅作为竹的对立面,说它只是一时之艳。前人将梅柳意象组合的诗非常多,如“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杜审言《大酺》)、“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

晚唐时代诗人们开始注意到梅与众不同的地方。郑谷《梅》“素艳照尊桃莫比,孤香粘袖李须饶”涉及它的素艳与孤香;陆希声《梅花坞》“冻蕊凝香色艳新,小山深坞伴幽人。知君有意凌寒色,羞共千花一样春”写到梅花的凌寒之色,有一种超俗的格调。这为林逋所写的“暗香”、“疏影”——清疏淡雅的梅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林逋以一个隐者幽峭淡泊、清高孤介的心性意趣去观照梅花,将主观情意浸染于梅花之上,从而赋予梅花一种清的品性,一种高的格调。林逋所写之梅往往突出其“清”的品性:

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

(《梅花》之一)

一味清新无我爱,十分孤静与伊愁。

(《梅花》之二)

横隔片烟争向静,半粘残雪不胜清。

(《梅花二首》之二)

寄语清香少愁结,为君吟罢一衔杯。

(《又咏小梅》)

清即一种无尘俗浊气、澄澈晶莹之品性,梅花之清新、清香、清韵亦即诗人心境之清、气格之清的投射。范成大《梅谱》有云“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15]。这种以横斜疏瘦为美的审美取向,就是从林逋这儿开始的。试看林逋所写之梅:

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

(《梅花》之一)

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

(《梅花》之三)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山园小梅》之一)

这里所写的梅不再突出它的花,而是突出它的枝干,

梅枝的疏瘦横斜,它水中的疏影,斜入屋檐的横枝,“梅之枝干‘横斜’是一个极‘有意味的形式’,其线形的力度感正是梅之精神气节的有力载体”^[16]。也就是林逋这样气节之高的人才能第一个感悟到梅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将其作为诗中意象,成为后世水墨梅花的范本。

林逋写梅不但写出其清疏淡雅之韵,更写出其孤峭之格:

澄鲜只共邻僧惜,冷落犹嫌俗客看。

(《山园小梅》之二)

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

(《梅花》之一)

宿霭相粘冻雪残,一枝深映竹丛寒。

(《梅花二首》之一)

林逋的梅意象正如他的人格一样孤峭,如此超尘脱俗。林逋的高格亦为人所激赏,后人以“西湖千古见一贤”(白珽《吊林处士墓》)来称他。林逋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他的力学不为科举成名,亦不为荣利。他并非不问世事,“吊古夫差国,怀贤伍相津”(范仲淹《寄赠林逋处士》)他能够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纵论国家兴亡。在他的思想中,有儒、释、道三家的理想人格杂糅,他欣赏颜回的贫而乐道、穷居陋巷以明其志,说“独有闭关孤隐者,一轩贫病在颜瓢”(《雪三首》),在《杂兴四首》之二中写道“惟应数刻清凉梦,时枕颜肱兴未厌”。如梅尧臣所说“其谈道孔孟也”,他以儒家之德自守,以名节自持为高,说“道着权名便绝交”(《湖山小隐》)以明其志,并宣称“敢道门无卿相车”(《杂兴四首》之三)。在真宗祀汾阴之时,隐士种放等大献谀文以博得一官,而林逋以没有这样的谀词而感到骄傲,说“茂陵他日求遗稿,尤喜曾无封禅书”。范仲淹对林逋的评价是“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寄赠林逋处士》)。梅尧臣说他的人品是“若高峰瀑泉,望之可爱,即之愈清,挹之甘洁”^[17]。

魏野、寇准、赵湘等人也以个体独立自清之人格为后人所称道。寇莱公为一代清臣,“以风节著于时”^[18],孙抃《寇忠愍公旌忠之碑》云寇准“不置私第,不营田园,所得俸赐,皆分给宗党故旧,去之日,家无余资”^{[19] 53}。《莱公遗事》也记载他“终身不畜财产,后虽出入将相,所得俸禄唯务施予。又外奢内俭,寝处一青帟二十年,时有破损,益命补葺”^{[19] 53},魏野亦有诗称他“有官居鼎鼐,无宅起楼台”(《上知府寇相公》)。魏野亦是一个澄心自守的隐士,其高洁人格此前已有所论。

因为淡出世俗的价值体系之外,林逋、魏野等隐士更有一种明确的人格意识,他们以自我珍重的人格独立于世俗价值之外。所谓“薄夫何苦事奸奸,一室琴书自解颜”(林逋《深居杂兴》),他们正是以陶渊明“常著文章自娱,

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的方式安身立命,从而自珍、自适、自足、自重、自立而自成。

因为有这种“格”意识的渗透,林逋所写之梅意象在宋代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开启了后代咏梅的一个主体走向,即咏梅之清、之疏、之峭、之幽,这不再是自然的梅,而是人格的梅。如王安石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梅花》)写梅花之凌寒傲雪、独自喧妍的品格,陆游以“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梅花绝句》)写梅花之高标逸韵、孤清自守的品格,王冕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写梅花之素艳淡雅、清气流转的气格。梅的清香、幽峭、冷艳、疏瘦已成为宋人所共同认定的清格。

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人主动疏离社会权力中心,于山水林泉、琴棋诗画中展现人生的自由与价值,并且对这种生活感到满足。连身居相位的寇准诗中也流露出闭合内敛的心态,在诗中写道“报国自知无世用”(《夏夜闲书》),没有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气魄,反而转向“性孤终是忆林泉”(《邕中和崔迈著作》)。淡出世俗价值体系的晚唐体诗人们隐居山林以全其性,穷居陋巷求其志,在他们的思想价值体系中杂糅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尤其是释、道二家思想对他们影响非常深,使得他们的诗作呈现出闲适高逸的世外情怀,这种闲逸之性,在诗作的鹤意象中得到了表现。正因为他们对世俗价值的否定,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便寄托于独立的自我人格的完善,花木意象尤其是梅意象的选择与提炼正是他们自觉的人格意识的外化。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 温公续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80
- [2] 脱脱. 宋史: 卷四五七 隐逸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5: 12432
- [3] 晁公武. 衢本郡斋读书志[M]. 宛委别藏丛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651.
- [4] 刘攽. 中山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86
- [5]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43
- [6] 葛洪. 抱朴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司马迁. 乐书第二[M]//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236
- [8] 逯钦立. 汉诗[M]//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05
- [9] 沈括. 胡道静. 梦溪笔谈校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02
- [10] 王国维.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30
- [11] 赵湘. 南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8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34
- [12] 张毅. 宋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35
- [13] 王象之. 舆地纪胜[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29
- [14] 胡晓明. 中国诗学之精神[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46
- [15] 范成大. 范成大笔记六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58
- [16] 程杰. 林逋咏梅在梅花审美认识史上的意义[J]. 学术研究, 2001(7): 106
- [17] 梅尧臣. 林和靖诗集原序[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086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16
- [18]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306
- [19] 王晓波. 寇准年谱[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5: 53

[责任编辑 尹朝晖]

Images of plum blossom and crane in early Song poems of late Tang style

WU Zhiw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uhai Campu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oets of Late Tang Dynasty enriched the poetic images of plum blossom and crane in their poems. Crane image emphasizes cranes' slim, quiet, unhurried and proudly aloof features to show poets' leisurely and exclusive feelings, while plum image focuses on plum blossoms' faint scent, lonesome pride and scanty glamour to express their gracefully unconventional character. The poets who wrote those poems of late Tang Dynasty style were mostly monks and hermits. Their special living style had been the negation of the profane value. By perfecting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hey endeavored to fulfill their own value. Plum blossom, crane and other plants and animals thus became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ir free spirit, daily sentiments, personality and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Late Tang Dynasty style; plum blossom; crane; image